

## n 声母和 r 声母汉字在日语中的发音规律

何 丰

(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 日语汉字的发音可以分为吴音、唐音和汉音。中文汉字和日语汉字不仅在字型上极其相似,而且在发音上也存在着严密的对应关系。通过声母为 n 和 r 的汉字发音与其在日语中的发音进行对比,探讨在国际音标中同发 [n] 音的 n 和 r 声母的汉字在漫长的日语形成和演变中发生的变化及规律。

**关 键 词:** n 声母汉字; r 声母汉字; 日语发音

中图分类号: H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9)01-0093-04

### Study on Pronunciation Rul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Beginning with Initial Consonants “n” and “r” in Japanese

HE Fe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HUNAU,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Japanese phonetic system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characters after they were introduced to Japa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im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y were introduced, the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of pronunciation, namely :Wu sound(Goon), Han sound(Kanon) and Tang sound(tousou). Previous researches indicate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in Japanese (kanji) are not only very similar in form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in pronunciation.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beginning with initial consonants “n” and “r” 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s in Japanese (kanji), so as to study the changes and rules happened to these Chinese characters beginning with initial consonants “n” and “r”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Japanese language.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beginning with initial consonant “n”; Chinese characters beginning with initial consonant “r”; Japanese pronunciation

中国汉字传入日本对日本的语音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音读的角度,日语汉字的发音可以分为:吴音、汉音和唐音。吴音属于中国南方地区的吴方言,是最早传入日本的音,佛教的经典主要是用吴音来朗诵的;汉音是以洛阳和长安为中心的北方方言,比吴音稍后传入日本,由于其特殊的地位被确立为正统的发音;唐音是平安时期到江户时期通过贸易和留学僧的交流,主要从中国南方地区传入的发音,只用于新的物品和禅宗用语等极少地方<sup>[1]</sup>。

随着语言文字的发展,日本人利用中国的汉字和印度的发音创造了五十音图,除第一行是元音外,后

面的辅音有k、s、t、n、p (h)、m、r及半元音y、w。形成了日语のカ、サ、タ、ナ、ハ、マ、ヤ、ラ、ワ段<sup>[2]</sup>,这些段的汉字音与汉语中各声母的对应也非常整齐有规律。日本在引进中国汉字的同时对中国汉字音中发音较难和听起来较难分辨的字音进行了修改<sup>[3]</sup>,如声母为l的汉字音(除赁字外)在日语中全部转化为ラ行的发音,汉语中的卷舌音zh、ch、sh等在日语中已经不存在,日语汉字的声母减少到17个。

声母为n和r的汉字发音是汉语中发音较难的部分,即使在现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的方言中都发不好n和r的音。那么,日语中是怎样来处理的呢?笔者通过对声母为n和r的日语常用汉字进行比较,探讨其演变的规律。

收稿日期: 2008-12-04

作者简介: 何 丰(1968-),女,湖南常德人,讲师,研究方向: 日本语言学。

一、n声母的汉字读音归类<sup>[4]</sup>

日语汉字	日语读音	例 词	说 明
納	ノウ ナツ トウ	のうぜい なつとう すいとう 納 税 納 豆 出 納	“納”为“p”型入声字。在日语中读“ノウ”。“納”还可发唐音“ナツ”和惯用音“トウ”
南難男	ナン ダン	とうなん こんなん ちょうなん 東 南 困 難 長 男 だんじょ 男 女	声母为 n、韵母为 an 的汉字,在日语中吴音读“ナン”,汉音读“ダン”。
惱腦	ノウ	くのう だいのう 苦 惱 大 腦	声母为 n、韵母为 ao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ノウ”。
内	ナイ ダイ	ないぶ けいだい 内 部 境 内	母为 n、韵母为 ei 的汉字,在日语中吴音读“ナイ”汉音读“ダイ”。
能	ノウ	のうりよく かのう 能 力 可 能	声母为 n、韵母为 eng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ノウ”。
年粘念	ネン	ねんれい ねんど きねん 年 齡 粘 土 記 念	声母为 n、韵母为 ian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ネン”。
尿	ニヨウ	にょうそ けんによう 尿 素 檢 尿	声母为 n、韵母为 iao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ニヨウ”。
寧	ネイ	ていねい あんねい 丁 寧 安 寧	声母为 n、韵母为 ing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ネイ”。
農 濃	ノウ	のうみん のうたん 農 民 濃 淡	声母为 n、韵母为 ong,在日语中读“ノウ”。
耐	タイ (ナイ)	にんたい たいかん 忍 耐 耐 寒	声母为 n、韵母为 ai,在日语中读“タイ”。吴音中有“ナイ”的音,后来不用了。
奴努怒	ド (ヌ)	どれい どりよく どき 奴 隸 努 力 怒 氣	声母为 n、韵母为 u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ド”。吴音中有“ヌ”的音,后来不用了。
暖	ダン (ナン ノウ)	おんだん だんぼう 温 暖 暖 房	声母为 n、韵母为 uan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ダン”。吴音中有“ナン”“ノウ”的音,后来不用了。
諾	ダク (ナク)	しょうだく 承 諾	“諾”为“k”型入声字。古汉语读音为[nak],所以在日语中吴音读“ナク”(不常用),汉音读“ダク”。
女	ジョ ニョ ニヨウ	じょせい てんにょにようぼう 女 性 天 女 女 房	声母为 n、韵母为 v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ジョ”。少数读吴音“ニョ”或惯用音“ニヨウ”。
釀 孃 娘(同孃)	ジョウ (ニヨウ)	じょうぞう あいじょうじょうしぐん 釀 造 愛 孃 娘 子 軍	声母为 n、韵母为 iang 汉字,在现代日语中一般读“ジョウ”。吴音中有“ニヨウ”的音,后来不用了。
鳥	チョウ	ちょうるい やちょう 鳥 類 野 鳥	声母为 n、韵母为 iao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チョウ”。
尼泥擬 匿逆	ニ デイ ギ トク ギャク	にそう でいすい もぎ 尼 僧 泥 水 模 擬 とくめい ぎやくせつ 匿 名 逆 說	声母为 n、韵母为 i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音各不相同,也是 n 声母音转化成日语发音中最为复杂的一类,我们另做说明。
凝	ギョウ	ぎょうけつ ぎょうし 凝 結 凝 視	声母为 n、韵母为 ing 的汉字因为在古代汉语中声母为后鼻音[ŋ],所以日语读“ギョウ”。
牛	ギユウ	ぎゅうにゅう ぎゅうにく 牛 乳 牛 肉	声母为 n、韵母为 iu 的汉字,“牛”字在古代汉语中声母为[ŋ],所以读做“ギユウ”。
虐	ギャク	ぎやくたい 虐 待	“虐”为“k”型入声字。古汉语读音为[nik],所以在日语中读“ギャク”。

通过对以上 20 类不同韵母的 n 声母日语汉字进行对比,发现有 15 类字在吴音阶段都发过 n 行的音,其中有一部分完整地保留了原来的发音,仍然发鼻音,有一部分既保留了吴音,又有汉音、唐音或惯用音,在现代日语中并存。

如“内”字发音由ナイ转为ダイ,“耐”字发音由ナイ转为タイ,“诺”字发音由ナク转为ダク等,这部分音说明吴音向汉音转换过程中由 n 行的音变化为タ(ダ)行的音。“女”字发音由ニヨ转为ジヨ,“酿”字类发音由ニヨウ转为ジヨウ等,这部分音说明吴音向汉音转换过程中由 n 行的音变化为サ(ザ)行的音。

除以上 15 类字外,还有 5 类字的发音另有规律,其原因主要在于:

(1)“鸟”字类。在现代汉语中读[niao],但是在唐韵中是“都了切”,即其声母为“d”,所以读做[diao]。声母为 d 字的汉字多发タ行的音,如“调”字读做:チヨウ,“钓”字读做:チヨウ,所以鸟字也读作:チヨウ。

(2)“尼泥擬匿逆”字类。在现代汉语中都读[ni]的音,但是,在古代汉语中除“尼”字外,其余字都不读[ni]的音,“泥”字在古代汉语中读[niei],韵母为复韵母[iei],所以吴音读“ナイ”(不常用),汉音读“テイ”。现代汉语中声母不分前鼻音和后鼻音,但是在古代发音中有娘母(前鼻音)和疑母(后鼻音)之分。在汉语向日语转换的过程中,娘母[n]音发 n 行的音、疑母发ギ的音。因为“擬”字属疑母,所以在日语中读做[ni],写作“ギ”。匿和逆为“k”型入声字,但古代汉语中“匿”属“娘母”[n],吴音读做“ニヤク”(不常用),现在读汉音“トク”,“逆”属“疑母”[ŋ],所以读“ギャク”。

(3)同样,“凝”字类、“牛”字类和“虐”字类都属“疑母”[ŋ],分别发ギヨウ、ギユウ和ギャクの音。

## 二、r 声母汉字读音归类<sup>[4]</sup>

日语汉字	日语读音	例 词	说 明
然燃染	ゼン ネン セン	しぜんてんねん ねんりょうでんせん 自然 天然 燃料 伝 染	声母为 r、韵母为 an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古代的汉音ゼン或吴音ネン,染字读惯音セン。
壤讓	ジヨウ (ニヨウ)	どじょう じょうほ 土 壤 讓 步	声母为 r、韵母为 ang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成汉音ジヨウ。吴音中有ニヨウ的音,现在不用了。
人仁任 忍 妊刃 認	ジン ニン	じんるいじんぎ じじん かくにん 人 類 仁 義 自 刃 確 認 にんげんにんじょう にんむ にんたい 人 間 刃 傷 任 務 忍 耐 にんしんにんげん 妊 娠 人 間	声母为 r、韵母为 en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成汉音ジン或吴音ニン。“人仁刃”既读吴音又读汉音,而“任忍妊認”一直保持吴音的发音。
容溶榮 融 冗	ヨウ エイ ユウ ジヨウ(ニヨウ)	ないようようかいほんえいきんゆう 内 容 溶 解 繁 榮 金 融 じょうだん 冗 談	声母为 r、韵母为 ong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ヨウ或ジヨウ。冗字在吴音中读ニヨウ,后来不用了,读作汉音ジヨウ。
柔 肉	ジュウ ニュウ ニク	じゅうどう にゅうわ にくがん 柔 道 柔 和 肉 眼	声母为 r、韵母为 ou 的汉字在日语中吴音读“ニュウ”,汉音读ジュウ。肉为‘K’型入声字,所以读“ニク”。
如儒乳入 辱	ジヨ ジュ ニュウ ジヨク(ニク)	けつじょ によじつ じゅきょう 欠 如 如 実 儒 教 ぎゅうにゅうしゅうにゅうくつじょく 牛 乳 收 入 屈 辱	声母为 r、韵母为 u 的汉字在日语中汉语读ジヨ或ジュ,吴音读ニユ或ニユウ。辱为‘K’型入声字,吴音读ニク,后来不用了,现在读汉音ジヨク,入为‘P’型入声字、读长音ニユウ。
軟	ナン	じゅうなん なんじゃく 柔 軟 軟 弱	声母为 r、韵母为 uan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惯用语ナン。
銳	エイ	えいかく えいり 銳 角 銳 利	声母为 r、韵母为 ui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エイ。
潤	ジュン(ニン)	りじゅん しつじゅん 利 潤 湿 潤	声母为 r、韵母为 un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汉音ジュン。吴音中发ニンの音,后来不用了。
弱 若	ジャク(ニヤク)	じゃくてん じゃっかん 弱 点 若 干	“弱若”均为‘K’型入声字,日语中读“ジャク”,吴音为ニヤク,不常用
熱	ネツ	ねつじ ねつじょう 熱 意 熱 情	声母为 r、韵母为 e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吴音ネツ,为入声字。
日	ジツ ニチ	きゅうじつ にちじょう 休 日 日 常	声母为 r、韵母为 i 的汉字在日语中读吴音ニチ或汉音ジツ,为入声字。

通过对以上 12 类韵母不同声母为 r 的日语汉字进行对比,发现有 10 类字在吴音阶段都发过 r 行的音,只有容字类(容、溶、荣和融 4 字)和锐字类两类从吴音阶段就没有 r 行的音。因为“融”在唐韵中为“以戎切”,“荣”字在唐韵中为“永兵切”,“锐”字在唐韵中为“以芮切”,而容发音同“融”,溶发音同“容”<sup>[5]</sup>。因此。容、溶、融字在古代读[yong],荣字读[ying],“锐”字读[yui]。根据半元音 y 在日语中的发音,可读作ヨウ、ユウ和エイ,属ア行或ヤ行的音。

在吴音阶段都发 r 行音的 10 类字,与声母为 n 的发音一样,有一部分完整地保留了原来的发音,仍然发鼻音,但是另外一部分被汉音所代替,由 r 行的音变化为サ(ザ)行的音。还有一部分既保留了吴音,又有汉音(惯用音),在现代日语中并存。

由此可以看出,汉字的音在日语发音的演变过程中通过对音的发声部位进行调整,将难以发出的音,调整到与之相近或相似的便于发声的音。其总的规律是: r 行音向サ行或タ行的转变, r 行音的逐渐减少。

(上接第 74 页)

外,合理情绪疗法,作为一种对质的治疗方法,可能导致治疗过早结束。在运用该方法时,咨询或治疗师可能会错误地使用他们的权力,把自己认为什么是合理性思维的观点强加给来访者,即来访者可能会感觉是被迫接受治疗师给予他们的目标和价值观,而不是在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体系指导下行动,因此与指导性较少的理论相比,心理伤害在合理情绪疗法中更可能发生<sup>[5]</sup>。

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形成是心理健康教育从无序向有序、由经验层次向科学层次过渡的重要标志,它反映了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的需要,也是实践的必然趋向。不同的模式基于一定的理念结合某些具体的情境逐步凝结而成,每一种模式都有其适应性和局限性。随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人们认识到任何一种模式都是比较单一、片面的。在当今信息时代,由于刺激源的丰富多彩,学生的心理问题日趋复杂,以某一理论为依据的单一模式已不再适应心理健康教育的要求。“没有一个理论享有真理的专利,也没有哪一种技术对不同的来访者群体都总是有效”<sup>[2]</sup>。因此,多种模式的融合对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非常必要,也很有前景。

笔者认为,为了保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各高校在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要根据

另外还有如:声母 d 的汉字音在现代汉语并做了鼻音,而在日语中读做タ(夕)行的音;声母 ŋ 在现代汉语中消失,其汉字音在现代汉语中并做了鼻音,而在日语中转化为ギ的音;半元音 y 打头的音在现代汉语中转化为 r 声母音,而在日语中转化为ア行或ヤ行的音。整体发音变得简单。

#### 参考文献:

- [1] 白藤礼幸,杉浦克己. 国語学概論[M]. 东京:大蔵省印刷館,1998.
- [2] 刘淑梅. 日语的音韵浅析[J]. 济南: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97-102.
- [3] 佐伯哲夫,山内洋一郎. 国语概説[M]. 大阪:(株)和泉书社,2002.
- [4] 送村明. 大辞林[Z]. 东京:三省堂编修所,2006.
- [5] 张玉书,陈廷敬. 康熙字典电子版[Z]. 北京: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黄燕妮

具体情况,要最大可能地发挥各模式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形成各模式综合使用的价值取向。当然,各模式融合中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如何把握模式的综合程度?模式的综合程度是有差别的,有同一视角内的两种或多种模式的综合,也有不同视角间的两种或多种模式的综合。又如,如何做到各模式的有机融合而不是各模式的简单相加?等等,这些对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研究者 and 实践工作者来说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 参考文献:

- [1] 沈贵鹏. 心理教育活动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48
- [2] [美]Gerald Corey. 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与实践(第七版)[M]. 石林,等. 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114.
- [3] 王奕. 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及对策[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69-70.
- [4] 王极盛,李春荣. 消除心理障碍的艺术[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 [5] 屈正良.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模式研究[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61-64.

责任编辑:黄燕妮